



王 黎 拓 著

春 耘 工 地

5
34

春 到 工 地

王 黎 拓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內 容 說 明

这部中篇小说是描写一个建筑工地的木材场發生的故事。木材场由于直接领导者是一个作风恶劣的旧技术人员，不关心工人生活，致使工作和一部分由农村来的临时工人的情绪受到影响。这时工地来了个转业军人刘德明，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并且依靠群众发现和解决了許多問題，仅改用旧模板和处理呆滯木材，就为国家节省了儿万块钱。小说对官僚主义者作了尖锐的諷刺和抨击；同时又以热情的笔調，歌颂了几个青年工人的朝气蓬勃的革命干劲。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911 字數46,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 2 1/2 插頁4

1958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3000册

定价(6) 0.23元

—

刘德明二月間从部队上复員轉業、参加建設工作的时候，还不滿二十五岁。他的身材很端正，長得挺結实，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軍服，看样子相当旧，但是却非常合身，就好象量过他的身体的每一部分定做的一样。这就使得他比起一般人特別年輕、漂亮和健壯。他不大愛講話，但在他那一对銳利而又明徹的閃閃發光的眼睛里，在他那年輕的鮮紅的开朗的面孔上，都使人覺得他具有一种內在的智慧、热情和力量。

他由轉業建設委员会介紹到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后，就被分配去工地上工作。这一天，一大早他就打好了行李。一个背包、一只水壺，一枚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所發的軍功獎章，加上軍服口袋里插的一枝鋼笔，这就是他的全部的所有物。一上班，他就上人事科、党委会，直到下午四點鐘才办完了到工地去的各种手續。当他拿着介紹信出来，把放在收發室的背包背起来，水壺提上时，收發室的同志告訴他：可能还有运材料的汽車到工地去。这当然太好了。

刘德明問清楚了在哪兒搭車后，便从公司的大門里

走出來了。

在第三建築公司旁邊不遠的胡同角上，有一個大的停車場。劉德明走到這裡時，正好有一輛前面插着一面小紅旗的載重汽車已經開出來了。劉德明站在路中間揮了幾下手，司機做出沒有注意的樣子，想掠過去，直到劉德明又招了招手，才把車刹住了，把頭從窗子裡伸出來。劉德明看到了一張熱烘烘閃着汗光的臉，和一對明鏡似的清亮的、有着長睫毛的大眼睛；聽到了象女孩子一樣尖細的聲音：

“干什么？”從聲音裡可以聽得出司機不大情願停車。

“同志，你的車是不是去第二工區？”

“干什么？”

他走近汽車踏板。

“我去工地工作，請你帶一段路可以不可以？”

司機好奇地打量了一下他，特別注意了一下他褪色的軍衣和肩頭掛的那個軍用掛包，認出他是一個復員軍人，才沒有拒絕地說：

“好吧，上來吧！”司機把頭縮回去，順手給他打開車門。

劉德明已經看清楚了，駕駛着這輛載重汽車的原來是一個女司機。她看來大約二十歲。她的橢圓形的面孔上，還沒有完全失去小孩似的丰满的輪廓。她穿着一身沾滿油漬的工裝，脖子上圍着一條白毛巾，後腦勺上斜戴着一頂帽子，裝扮的和男司機一模一樣，如果不大仔細

看，是不容易分辨出她是男的还是女的。

“謝謝你。”刘德明向女司机打了一下招呼，就稍僵了一下身子上了汽車。

載重汽車开动了，在路上飞跑起来。車子开到了大街上的十字路口，向左拐了个弯，向城外飞駛去，兩旁向后奔馳着的房子一閃而过。

女司机一边开着車，一边用眼睛不时斜过去看坐在身旁的刘德明：他保持着一种不自然的、緊張的、軍人的姿势坐着，只管向前看着。

事实上刘德明也断不了頻頻偷看女司机。他留心觀察着这个女司机，她駕駛得既謹慎又大胆。她的兩只結实的手来回轉动着駕駛盤，又細心又自然，高傲地抬起头，一对圓圓的快活而淘气的眼睛，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前方。在她这輛車前面有一輛大卡車，女司机便提高了速度去追赶，不断地揷着喇叭，直到赶过它以后，她又瞟了刘德明一眼。

对于女司机的这一切，刘德明以内心里的深摯的热情和兴趣注視着。在平常他一貫是一个金口难开的人物，但他这时不由得想称赞这个女司机的駕駛技术。

“你的車开的不錯啊！”刘德明终于开口說話了。

“还差的远哩。”女司机說，她路微笑了一下。“你是轉業回来的吧？”

“是的。”

“一看就曉得。准备搞什么工作？”显然她要使这人

說話。

“还不知道。”他不安地回答着，仔細地看着这个女司机全身沾滿了油膩的工裝，得意揚揚歪戴着的帽子和生气勃勃的愉快的臉孔。他觉得这無形中增加了她的美。至于她那熟練的駕駛技术，也引起了他內心的羡慕。他激动地想着，在連队里，在前綫打仗他自己是数一数二的好战士、好班長、好排長，立过功，但負了伤以后，轉業复員参加建設却是个新的战斗，对他說来是一个异常陌生的战斗。因而，他补充說道：“除了扛槍我别的什么都不會，一切都得从头学，怕赶不上你們了……”

“嚯，你这么客气。我們建筑部門的工作是个新的工作，你到工地去看就知道了。象你們这样的人一定能学会的。連我只有高小程度，过去在乡下連汽車見都沒見過，你瞧，現在不也学会开这玩意兒了？”当她提到自己的时候，臉上閃爍着的孩子气神情更加明显了。

他听到了她的講述，他的臉上出現了一絲笑意，但很快又消失了。他沒有說什么，可是心里不由得想：要是自己在工地上工作連这个姑娘都赶不上的話，就很难保持住自己过去在部队上、在戰場上的光荣了……他这种內心的憂慮隱藏在眼睛的深处。于是他把头轉过去，表示不願意講話，只管自己在思慮，心事重重地看着窗外。

載重汽車冲出了城以后，女司机加足了馬力，把車开得更快。新修的公路上的鋪砂，从車輪下飞起来，卷成一片濃濃的土黃色的塵霧。

窗外閃过电綫杆，閃过一些已經盖起来的建筑物和正在兴工建筑的構架，閃过一些起重機、曳引機、推土機，偶尔也看見一些工房、帳篷和川流不息地往来着的运貨汽車、手推車、馬車等。这些对女司機來說是没有什么值得可注意的。然而刘德明是第一次看到它們，所以对从窗外閃过去的一切东西，他都要看个飽似的。

太陽从西山背后落下去了。黄昏來临了。晚風卷起了一陣一陣的灰塵。一个接一个的建築区，范围非常广闊，一直象伸展到地平綫一样的远。沿路的車輛也越来越多。

“同志，第二工区在哪里，不远了吧？”刘德明轉过头問她。

“不远了，前面就是。”

車子又越过了一段什么也沒有的广闊地帶，来到了公路的岔口。一長列的汽車被堵塞在那里，一輛挨一輛的停着。女司機想把她的車子繞过这些車子駛向前去，但被那个留心提防着的交通路警阻止了；他坚决地揮舞着指揮棒要她停車。然而她却把車子轉弯駛离公路，开入一条小路沿着一片荒野掠过去。

刘德明偷看了一下她那令人迷惑的、紅潤的双頰上流露出一絲有意和路警搗乱的頑皮的微笑，他不由得心里想：“你瞧，她多开心啊！”

当汽車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顛簸着开过單調的原野时，她突然对他說：

“这就是我們的工地。”

刘德明四面观察着：所謂工地还看不到什么建筑物，只不过在老远的地方有一些工房、帳篷、圍籬。小路是崎嶇不平的。兩旁都被掘起来了，越往前，汽車越顛簸得厉害了，一不小心就会翻倒在深坑里去；沿途这里写着“禁止通行”，那里又有木椿、鉄絲網圍着。工房是老远就看見了，但要到它跟前去，却又要繞好一截路呢。

汽車終於停下来了。刘德明下了車四下看了一下，一列一列低矮的工房，某些地方还有帳篷，也有泥盖的小屋，但工区主任的办公室到底在哪里？他站在那里發怔，茫然地东瞅西望着。

女司机立刻猜透这个新来的人的为难处。她說道：“我領你去吧！”

刘德明感激地順从了。

女司机領着刘德明找到工区主任的办公室时，工区主任不在。她从工友小王那里要了鑰匙，儼然象主人一样打开門招呼他进去坐。

夕陽的余輝已經消失。初春傍晚的暗影無声地爬入房間来了。她先开了电灯，然后又非常殷勤地給刘德明倒了一杯水，招呼他放下背包坐下。

刘德明感到非常抱歉地对她說：

“你有事，請便吧。”

“不……不要紧。”她犹豫不决地站在那兒沒动。

刘德明局促不安地坐了一会兒。他悄悄地用眼睛打

量着这个热心的女司机，不知道对她说些什么样的感激的话才好。他坐不住又欠起身子来。

“你忙吧，我一个人在这儿等一会儿好了。”

“没关系。”她爽朗地笑了笑，“工地你不熟，挺乱的。林主任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送佛就要送到西天，等他回来了我再走。”

接着她又和刘德明聊了聊工地的一般情况，他直挺挺地坐着听她讲。

过了一会，她看着他胸前的奖章，故意地问：

“在前线立过功吧？”

“没有。”

“说谎，那是什么？”

刘德明低下头看了一眼胸前的奖章，应了声：“啊！”他的脸上的表情，就像一个考试时作弊被当场发觉了的小学生一样，脸红到耳根，无言答对，眼睛不看女司机。

院子里倏地一亮，传来吉普车的马达声。

“林主任回来了。”女司机走到门口去。刘德明松了口气，也站了起来，下意识地紧一紧皮带，随手把敞开的上衣风纪扣扣好。

过了一两分钟，工区主任林扬和另外一个人走进办公室来。后者是一个三十岁模样的人。他满脸红光，胡子刮得光光的，穿着流行的带拉鍊的茄克、擦得雪亮的皮鞋，外表并不使人讨厌。他是第二工区工程处的材料科科长孙志诚。

工区主任和屋里的客人淡淡地点了下头，沒有說什麼。显然，他和孙志誠之間的談話还在繼續，他在用心思索着什么，不願打乱了自己的思路，所以，他也沒有特別注意刘德明，也沒有理会女司机。但是刘德明却觉得在工区主任身上，有些自己熟悉的东西，無論他的气度，他的神态，他的举止，他走路时沉重的脚步，都好象在哪儿見過似的……

孙志誠很文雅、溫柔多情地看着女司机，亲昵地和她打着招呼，限于这种場合，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地問道：

“啊，周玉英同志，你在这兒，找我嗎？”然后把手伸給她。

“我帶这个新来的同志找林主任。”女司机也輕声地說。她和他握了握手。“你們談吧，我要去把車子放好。”沒等刘德明向她表示什么謝意，她便翩然地走了。

工地主任和材料科長的談話又开始了。

“至于浪費的現象有沒有，得徹底檢查一下，現在就向我打保票还有点嫌早吧，你說呢，老孙？”工区主任严肃地銳利地望着孙志誠說。

孙志誠在桌旁坐下，双手捧着下顎，坐在那里不作声。他对于工区主任的話也不十分注意，只管自己在思索。

“整个工程的造价要降低，你想想看，我們不首先从材料方面扣紧一些，从材料方面精打細算，减少浪費，怎么行呢？”工区主任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談这个問題。

“唉！”孙志誠嘆了口气，但没有抬起眼睛。“我完全没有反对节约的意思，我只是担心把材料的规格降低了，工程质量会不会受影响呢？”他表示非常为难地勉强地吐出这么一句话。

刘德明在旁边听着他们讲话的时候，时而注视着工区主任林揚，时而注视着材料科长孙志誠。渐渐地林揚給他一个强烈的印象：他有一个指揮員的風度，講起話来干脆利落、明快而有力量，举止沉着坚定，一对鋒利的眼睛似乎是一刻也不放松地注意对方，注意着对方臉上的表情。

刘德明心里想，無怪乎看起来挺熟的，他一定是个軍人，至少是个团政治委員……

“是的，一方面要节约，一方面又要保证工程按期进行甚至要提前开工，还不能影响質量，困难当然是不少，这就看我們的本領了。”在孙志誠停住嘴以后，林揚一本正經地帶着譏諷的口吻說。“你說你不反对节约，可是你也没有根据上級关于节约的指示，拟出在材料方面怎样减少浪费，怎样降低成本和厉行节约的计划。”

“我昨天已经送来一个書面的东西，怕林主任还没顧上看吧？”

“我看过了。对不起，那样空空洞洞的几条叫什么节约计划？老实說，我一面看，一面在心里罵你，我要的计划是要有具体数字的，你明白嗎？”

孙志誠不断搔着头髮，作出一个为难的夸张的表情

来。这一点刘德明看来非常不习惯。在部队下级在上級面前哪允許这样呢！

“那我回去再重新搞一下吧。”孙志誠苦惱地說。

林揚跟他淡淡地点了下头，孙志誠便走了。

工区主任在和孙志誠談話时就不断注意到站在一边的刘德明了。他时而把視線从孙志誠身上移向刘德明身上，但没有顧上和他說什么。直到孙志誠走后，林揚才轉身問道：

“你就是刘德明同志嗎？”

“是。”刘德明向前走了兩步，双足靠攏以立正的姿勢站着。

林揚客客气气地淡淡地向刘德明摆了一下手势，示意要他坐下。刘德明把夾在筆記本里的介紹信拿出来交給林揚。

“給我搞点什么吃的吧，有沒有啊？”林揚一面看着刘德明的介紹信，一面对剛进来的小王說。

“吃午飯呢，还是晚飯？”小王笑着問，“都給你留着呢。”

“好得很，一起端来吧。”工区主任說，“坐下吧，刘德明同志。”

小王出去了。林揚在办公桌前的一張皮椅上坐下，同时向刘德明指了指放在对面的那一張椅子。

“你的材料我已經看过了。在部队上很不錯呀，还立功是不是？可是我要坦白告訴你——工地上現在正在

緊縮編制，給你怎麼安插不一定会使你滿意，而且這裡不管什麼工作都很苦啊，沒有輕巧活。”

“工作艱苦我不怕。”

“不，你還是要有些精神準備才好，這種艱苦跟部隊上不同。”

小王領着食堂的同志端着一盤飯菜進來了。

“你大概也沒有吃飯吧？來，我們一面吃一面聊，把椅子搬近一些。”林揚說。

劉德明也沒有客氣，就把椅子搬近了一些，他和林揚靜悄悄地吃了一會。小王和食堂的同志一塊出去了。

林揚繼續問道：

“你想搞什麼工作？”

“我……我想學技術，將來能開個機器干個啥的，當個技術工人……”劉德明把自己心裏話說出來了。

“哦，吃菜吧，別把筷子放下。哼，簡直都有個規律嘍：凡是到工地來的人，有文化的嘛，總想當技術員，能寫會算，慢慢就能熬個專家；沒有文化或者文化不高的也想學着作個技術工人，練成了，工資高，待遇也好。就沒有人想搞別的工作……”

劉德明感到林揚的話刺得心疼，臉急得通紅。

“我沒有這樣的意思……”他不知思索地有點氣忿地回答着。他的筷子停下了。

林揚是一直低著頭吃飯的。他聽出劉德明的話里隱約有什麼不滿似的，所以就抬起眼睛來把視線移到劉德

明身上。

“怎么啦？快吃飯吧，菜都凉了。”林揚繼續用平靜的聲音和他說話。

“我吃好了。”劉德明干脆把碗筷放下。

“來喝點湯吧。我不一定是說你，只是說我們這裡有這麼一種情況，而且還很普遍。當然想學技術，不見得就不好，這得看工作需要。”

林揚自己喝了碗里的湯，從桌子旁站起來擦了擦嘴。他用研究的目光看了劉德明好久。劉德明兩腮通紅，嘴唇顫動着。林揚心裡在想：“一個個性強的小伙子。”至於他的工作，在林揚看過他的材料之後，就已經在心裡決定好了。

“你的工作，我們考慮過後，想叫你到材料科去，這個科的工作不夠好，黨的力量比較薄弱。應該給你說清楚的就是材料科的工作非常艱苦，要想把工作做好，比起在前方打仗輕鬆不了多少。”

劉德明沉默着。林揚從衣服口袋裡掏出一盒煙，裡面僅有一枝了。他遞向劉德明。

“我不會抽。”

林揚自己點起了煙來，在辦公室踱來踱去。

“你同意嗎？”林揚低聲問道，“最好現在就考慮好。”

“我服從分配。”

林揚贊許地望着劉德明微笑了一下，他的嚴肅的臉孔上立刻換了個樣子，似乎變得和藹可親了。

“搞材料工作的人手里，什么时候都攢着國家成大堆的財產，這都是人民的血汗。黨相信你，才把這工作交給你去做。這工作如果稍一疏忽，就不知道要丟掉國家多少錢。我們過去在材料上面的浪費是很嚴重的。哼，有些人對待國家的財產，和對待自己的財產，總是不完全一樣。為自己一角錢能和別人吵得臉紅脖子粗，可是我們這裡，對着大堆國家的財產，大方和慷慨得很咧！你瞧吧，一提出要他們注意節約，下面就抵觸很大。剛才你不看見了嗎？他就是材料科的科長。過去是一個私營營造廠的技術人員，在五反里表現得還積極。一九五三年，資本家的廠子公私合營後，他才轉到國營企業里來，一直搞材料工作，業務上倒是有兩下，就是思想作風不夠樸實；工作上也不怎麼深入和負責……希望你去了以後，一方面要注意和他搞好團結，一方面要好好鑽進工作中去，要研究一下，什麼樣的工程用什麼樣的材料合算，既保證質量，又能夠節約，在這方面多動動腦筋看一看……”

當林揚和劉德明談工作時，他臉上的一絲笑容又消失了，仍然是很嚴峻的。劉德明默默地站着听着。他過去在部隊里接受戰鬥任務的時候總是這樣的。

這時小王又進來了。林揚看了看表說：

“時候不早了，小王，你帶劉德明同志去給他找個地方睡覺。”他又轉身對劉德明講了一句：“明天早晨我就打電話給孫志誠，至於你具體地做什麼，由他來分派好了。”

在平常，刘德明無論在家里的热炕头上，在朝鮮的山洞里，或在剛由敌人手中夺回来的陣地上，只要把背包一打开，軍毯鋪起来，他一躺下就立刻呼嚕呼嚕睡着了，而且还睡得非常香甜。但今天則不然，夜已經很深了，他还是久久地躺在梆硬的床板上翻来复去，老是不想睡。他时而想起林揚和自己的談話，时而又回忆起部队里的生活，当然他想得最多的还是如何在工地上生下根，如何开始自己新的生活、新的战斗……

二

第二天早晨刘德明就到材料科去报到。孙志誠帶着一种过份做作的热情来欢迎他：“啊，最可爱的人！欢迎，欢迎……”表面上看，孙志誠对这个年輕的复員軍人到材料科里来沒有有什么不滿意的表示，当天就向他介紹了科里的情况。但是却沒有分配他具体工作，讓他先熟悉一下業務再說。刘德明觉得科長的安排也有道理，就照着他的指示做了。从这一天开始，在材料科办公室的窗口整天可以看到刘德明那低垂的、剃着光头的圓圓的大腦袋。他面前的大桌子上，放着兩份材料科前兩月的工作总结。头兩天他認真地反复地讀着这些总结，一遍、兩遍、三遍……想从这里面找到自己如何插手工作的經驗和方法。但却很困难。这些总结除了数目字外，再就是甲乙丙丁列了几条經驗、教訓，而且上兩個月和上个月的内容